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四辑

跪拜我的大漠长林

曼娘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四辑

跪拜我的大漠长林

曼娘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跪拜我的大漠长林 / 曼娘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6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547-2

I. ①跪… II. ①曼…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1433 号

跪拜我的大漠长林

作 者: 曼 娘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王 冰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13 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47-2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曼娘 蒙古族，呼伦贝尔鄂伦春旗人。出版个人文集3部，有作品被译成蒙古文、哈萨克文，并收入十余部选本及中学生语文阅读试卷。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首届大庆岁月文学奖。鲁迅文学院第11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现居大庆。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邢 春 王 璇

编 委：王 冰 赵兴红 谭 杰

赵 飞 程远图 王锦方

目 录

托扎敏的故事

葬在托扎敏的酒杯	3
狗肉香飘过马背	5
猎手里格布的愿望	7
丢失在托扎敏的烙饼	9
托扎敏没有红柿子	11
布苏里茂密的森林	14
奶奶的烟袋爷爷的酒	17
巴图和乌兰托雅的故事	20
阳光碎了一地	27

老旧的时光

父亲行前	35
关于那些植物	37
永远不在	46
痛时，我就大声地喊你	48

家 趣	52
想念远去的星	63
幻	73

与爱有关

阿盖公主	79
妇好嫁了吗?	98
守住给你的承诺	103
萧园昨夜的玫瑰	108
爱情驿站	112
花开一季 花落一生	121

坚毅的背影

膝盖的硬度	139
杨靖宇的高贵	146
铁人，一个坚韧的背影	152
白桦林为你作证	161

如此美丽

叩首汉字	179
书边碎笔	182
做好女人成太太	189
弯下腰，亲吻大地	191
真实生活的梦	194
执	198

行 走

大理四章	211
大庆湿地和森林	218
有个地方叫济南	225
芬芳香自彩云城	228
吉文河水清又清	231





托扎敏的故事

托扎敏，鄂伦春语，意指托河路的鄂伦春人。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一个僻远的小镇。

那里，生长着茂密的白桦林；

那里，流淌着清爽的吉文河；

那里，有勇敢的蒙古族和鄂伦春族祖辈一匹马一杆枪
一条犬地穿行在密林深处；

那里，是我永远的故乡。而我，是托扎敏永远的孩子。

葬在托扎敏的酒杯

我奶把簸箕往粗壮的树干上一撮，而后仰起粉白的脖颈，冲头上茂密的树杈大喊“跳下来！我接着你呢”。我爷瘦小的身子被层层叠叠的树叶遮盖着，但怯怯的声音遮盖不住，“你接得住吗？叫阿爸来吧！”

“你不怕阿爸打你？”我奶脆生生的问话吓住了我爷。

其实，那树并不高。四十年后，我爬上爬下轻松自如，犹如平地。我爷生性胆小，况且那时年龄还太小。那年，我奶七岁，我爷五岁。

我奶五岁时进了我爷的家门，做了我爷的童养媳。直至八十四岁病故，她一直陪伴在胆小的我爷身边，从未离开过。

我爷从树上跳下时，我奶是真真地把他接住了。从此，我爷更加信赖我奶。七岁的我奶个子比同龄孩子要高挑，眼睛大而亮，皮肤白而细，头发长而黑，已经显露出美女的神韵来。尽管我爷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的个子、眼睛、皮肤和头发都没有长过我奶。于是，我奶成了我爷一生的骄傲。

我奶做我爷的童养媳不是因为家贫。我奶是大染坊里的千金小姐，有着良好的教养。我太爷之所以早早地把我奶迎娶过来，就是为了让让我奶天生的文雅举止影响我爷。那时，我爷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护家的院墙就有一米宽。我奶刚走进我爷的家门时，我太爷就指着水灵灵的五岁的我奶对三岁的我爷说：“你永远都要听姐姐的话，记住了吗？”我爷重重地点着头。

十年后，在一个阳光如绵灿烂如花的日子，我爷和我奶圆了房。那年我奶十五岁。十五岁的我奶面孔明亮，双眼晶莹，体态婀娜，成为托扎敏最美的新娘。从此，她把人生最美好最鲜亮的光阴给了我爷。俊俏胆大的我奶守着瘦弱胆小的我爷，一守就是八十年。

我奶喜酒。年轻时每顿一斤酒是不在话下的。八十岁以后每顿还能喝半斤酒。我爷也喝，似乎酒量与我奶不相上下。但我从来没见过我奶喝醉过，我爷倒是醉过两次，他像孩子般扑到我奶怀里哭泣，口齿不清地喊着“姐，姐”。我奶如母亲般轻轻地抚摸我爷的白发，拍打他的后背，没一会儿，我爷就在我奶的怀中睡去。我奶笑吟吟地说：“男人的眼泪如珍珠般宝贵，它只有在亲爱的女人面前才会滚落。”

我奶喜饮“饺子酒”，我爷便包饺子，七个饺子一斤酒正好是我爷我奶一顿的口粮。我奶病故后，我爷每次去看我奶，总会带去七个饺子一斤酒，他坐在我奶坟前，一边自说自话，一边与我奶共饮“饺子酒”。我爷吃完三个饺子后，就会说“姐，我的吃完了，剩下的全是你的了”。

家住翠岗的四叔要把我爷从生活了八十多年的托扎敏接走，临行前一天，我爷去看我奶，他吃完属于自己的三个饺子后，老泪纵横，我爷说“姐，你当年是这里最美的姑娘，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托扎敏，我却要离开这里离开你了，我以后怕不能来看你了，下辈子，我还陪你喝饺子酒”。

离开托扎敏后，我爷再没吃过一口饺子，更没喝过一口酒。他把酒杯永远地葬在了托扎敏，我奶的坟前。

狗肉香飘过马背

我妈的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满汉血液，她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走进托扎敏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在那个蒙古人和鄂伦春人杂居的村庄里成家育子。这当然不能怪我妈。尽管她是托扎敏知识青年中最优秀的才女，但她还没有占卜未来的能力。那时，我妈因为才学出众容貌姣好，被镇里唯一的学校聘为老师，这就意味着，我妈再也不用每天爬山钻林去清理森林了。那时候，森林里经常有野兽出没，这些没有山林经验的城里人总会受到野兽的袭击，同来的知识青年看着我妈喜滋滋地拿起粉笔，简直羡慕得要死。

我妈开始上课了。一间教室三个年级八个学生。我妈没教过学，更没见过这种混合班级，但托扎敏就这样，人口不多孩子不少读书人却奇少。我妈先上历史课，讲郑成功收复台湾。我妈说：“孩子们，你们知道郑成功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英雄……”话没说完，那面一个孩子举着手就站了起来，说“老师，我不知道郑成功，但我知道郑成功的阿妈是谁”。

我妈便愣了，我妈只知道郑成功却不知道郑成功的阿妈。我妈问：“你叫什么？你怎么知道郑成功的妈妈？”

“我叫巴图。郑成功的阿妈叫反失败。我阿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妈忍不住大笑起来。可是班上八个学生都没有笑，他们只是愣愣地不解地看着我妈。巴图无辜地问：“老师，我错了吗？那你告诉我郑成功的阿妈是谁？”

我妈止了笑，顿了顿说“巴图，你没错”。

若干年后，我妈每次讲起这个故事时都会说“聪明是属于汉人的”。

顺锦家是托扎敏唯一的朝鲜族家庭。顺锦像很多朝鲜族女孩一样，是一个安静温柔长相俊美的姑娘，但同学们并不喜欢她，因为她总是带着狗肉味来学校。狗是马背民族最忠诚的朋友，狗离世时是要厚葬的，可是，顺锦一家却喜爱吃狗肉。我妈来学校的第三天，顺锦就请我妈去她家吃狗肉，我妈想都没想就去了。其实，我妈并不喜欢吃狗肉，这当然不是因为她的血管里还流淌着满族血液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妈天生就不喜欢吃各种动物肉。我妈说动物同人一样，是有灵魂有疼痛的物种。但那天我妈还是去了顺锦家，而且吃了一大碗狗肉。第二天，同学们看我妈的眼神就很不友好了。我妈却依然是笑嘻嘻的模样。

当全班除了顺锦以外的七名同学全部用凶巴巴的眼神射向我妈的时候，我妈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天，我妈上思想品德课，讲“民族大团结”，我妈便大讲特讲中华民族的平等和团结，讲各民族的信仰和喜好。最后，我妈对全班同学说她吃的不仅仅是一碗狗肉，而是对朝鲜民族的尊重，更是马背民族和朝鲜民族风雨同舟并肩奋进的具体表现。我妈的一番言论说愣了全班同学，也说动了托扎敏的角角落落。

从此以后，当幽香的狗肉味从顺锦家飘出，浮荡在托扎敏的上空时，没有人再露出鄙视的目光了，那淡定如水的表情就好像根本就没有狗肉味的存在。我妈说，马背民族是宽容的民族，他们的心胸会容下整个世界。

我妈说得没错。

猎手里格布的愿望

那年我七岁，里格布八岁。我们是同桌。

每天早晨七点，托扎敏的广播就会准时飘唱起“鄂伦春小调”——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呀打不尽。伴着轻快的歌声，我们走出家门。大人们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猎人们去打猎，牧人们去放牧。

里格布的学习简直糟透了，而且糟得很不可思议。他数不明白十以内的数，却知道他牧的上百只羊丢没丢；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却能把牧歌唱得广阔醉人；他照着课本写不明白汉字，却能用白桦树皮做出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我惊讶地看着他一面展示他的出众一面被老师责骂。

老师说：“里格布，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怎么写？”里格布低着头不动也不说话。老师再叫，里格布还是不动不说话。老师便生气了，走到他面前扯起他的衣领。里格布抬起无辜的双眼，说“老师，你叫的不是我，我不叫里格布，我改叫萨仁了”。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老师愈加生气，说“那你就把萨仁两个字写给我”。里格布鬼精灵地说“老师，我的羊在叫我，让我送它们回家”。说着，里格布跑出了教室。

我们的教室外面就是一大片草场，绿茵茵的没过成年人的膝盖。里格布的羊每天在这片草场上吃草、晒太阳。里格布像他的鄂伦春先人们一样一直在山上住，直到一个月前才跟随父母走下山来。里格布告诉我，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山下，不喜欢读汉字书，也不喜欢住政府给他们建的房子。

“真搞不懂这些汉人，怎么会喜欢屋顶挡住了星星的房子？”里格布满脸疑惑。

“那你们怎么办？还要回山上吗？”我问。

“谁知道呢？阿妈在院子里搭了‘撮罗子’，我们住那里，马和羊住进了没有星星的房子里。”

里格布像所有的鄂伦春人一样善良手巧，勇敢矫健，喜欢打猎。我第一天背着刚满月的小弟上学，里格布第二天便用他的巧手做了一个桦皮摇篮，小弟就可以不在我的怀里而是在摇篮里睡觉了。作为回报，我从父亲的子弹箱里拿了十颗子弹送给他，里格布高兴地说“相信我，我一定会成为一名阿雅莫里根^①”。

我告诉里格布我要跟随父母搬离托扎敏的时候，里格布已经能够自己去近郊的南山打猎了。十二岁的里格布狠命地咬着下嘴唇，说“我以为你会等到我成为一名真正的阿雅莫里根，我想把你迎进我的‘撮罗子’里”。里格布的语气溢满可惜。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托扎敏早已没有了“飞龙满天飞，狍子满山跑”的壮丽，那个千百年来在森林里以猎为生的勇敢的民族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山上到山下的迁徙。只是不知道，那个想要成为阿雅莫里根的鄂伦春少年是不是还能够一匹马一杆枪一条犬地奔跑在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会带着母亲给予的火种走进他那顶能看到星星的“撮罗子”里……

① 阿雅莫里根，鄂伦春语，好猎手。